

# 南口戰役紀實

王禹廷

## 馮玉祥與西北軍之十五

### 國聞週報記述戰情

歷來兩兵相爭，敵對雙方所發表的戰報，往往誇大敵情及戰果，以收宣傳心戰之效。因此，衡量一個戰役的斬獲或損失數目，有一個不成文但比較合理的公式，那就是把敵對兩方面的報導加在一起，用二去除，所得的商數，大致就接近事實。評述一個戰役的得失過程也是一樣，這次張作霖、吳佩孚對國民軍之戰，國民軍苦撐不支而敗退，張、吳方面則因急於對付由粵化仗的國民革命軍，雙方都顯得倉慌忙亂，都沒有完整而正確的戰史資料。劉汝明向著者口述的作戰經過，也只是國民軍方面部份的自我記述。關於南口之戰敵對雙方的全盤情況，當時天津國聞週報有一篇頗為詳盡的報導。出於新聞記者的筆下，自較客觀而翔實，茲引述如下：

「吳負責進攻南口軍事後，由於田維勤部久攻南口無功，而田部陳鼎甲旅叛變於前，吳世才旅之賈、馬二團又變於後，碩果僅存的只有張萬信及紀某兩旅，亦受包圍，田部於此戰鬥力遂告消失。至於魏益三部亦不可恃。張宗昌自前線巡視回京後，乃與張學良商量，如欲速下南口，非變更

戰略不可。兩張遂將前線之險狀告之張其鍾，經張赴長辛店向吳報告，吳對變更戰略完全同意，以南口及懷來任務，全交奉軍及直魯聯軍指揮。

「南口方面，張宗昌八月三日晚據報，直、奉聯軍佔南口第一險要之二道關，乘勝進攻，前鋒至長城外延慶附近，進窺八達嶺，攻居庸關北口。張學良語人，此次攻克龍虎台及南口防線兩道，係利用大雨，以砲火脅迫敵軍退出戰壕。三日夜半，于珍佔領長城外虎峪村，又由得勝口攻葵花峪。張學良、韓麟春六日通電：謂右翼通過二道關，中央向得勝口北三里深入敵陣，敵屢次反攻，均無效。即此可見奉軍縱以重砲壓迫，而西北軍猶竭力反攻也。七日晨起，西北軍各路反攻極烈，雙方劇戰。張學良是日晨赴昌平，下總攻令，重砲聲竟日不絕。七日昌平全線猛烈攻擊，左、右翼連山根南口正面，距國民軍僅有里許，尚未克復。右翼係奉軍第四混成旅，迂迴虎峪山村後方，左翼係聯軍第十一旅，已達山根，迂迴繞攻南口之右側。張學良八日夜返京，九日赴前線督戰。張宗昌亦有撥率衛隊赴昌平說。

北軍之守南口，原以十三陵、白楊城等處為東西犄角。以前聯軍正面進攻，常受西北軍兩路之夾擊，陷於不利。自變更戰略以後，聯軍分三路進攻，左、右兩翼先後將十三陵、白楊城等處西北軍擊退。中路佔領龍虎台等要隘，右翼又抄出得勝口，進攻虎峪村，斷南口後路。南口雖險，至是犄角盡失，三面受敵，不易防守。(一)聯軍進攻兵力在十萬以上，守南口之西北軍，僅鄭金聲(按第三師師長本來是鄭金聲，數月前由陳希聖接替。)劉汝明等部三萬餘人，衆寡不敵。(二)長城附近山洪暴發，軍用橋樑多被沖毀，後方接濟異常困難。有此三因，西北軍不得不棄南口而退。當十一日聯軍嚴令猛攻時，西北軍竭力抵抗，損失甚鉅。延至十三日勢不能支，遂一面在居庸關岔適等處佈防，一面將南口守軍撤退，由劉汝明担任斷後，十三日夜間與聯軍猛烈激戰後，即陸續撤退。至十四日清晨，大隊業經撤盡，僅留少數部隊阻止追兵，並將重要工程加以破壞。聞自十一日起至南口攻下止，雙方血戰四晝夜，西北軍死傷一萬餘人，聯軍方面死傷尤重，約在二萬以上，此南口攻克之經過也。南口攻下之前數小時，虎峪村先為奉軍佔領，尤使西北軍不得不向

居庸、康莊、延慶而退。

「奉、魯軍以主力軍兩旅担任追擊，而首先入南口者則為奉軍于珍部趙鳴皋之第三十七旅。其所恃則全在鄭作華之重砲隊也。據連日聯軍公布，十五日克橫嶺城、鎮邊城，正面奉軍達青龍橋。十六日午佔康莊，又續佔懷來。直軍方面，担任西路之田維勤部，前此遲迴不進，但十六日晚亦電告克懷來，又謂紀旅佔土木堡站，田已進駐懷來。馬吉第部十七日晚入涿鹿，向宣化追擊。譚慶林部十五日下午佔延慶，別隊佔龍沙關，十七日佔寧遠，距張家口六十二里。張學良、韓麟春十二日通電，報告所部向宣化追擊經過，謂西北軍已在張家口備車，日內開始撤退。第一步退豐鎮，第二步退平地泉，第三步退綏遠，第四步退包頭，然後渡黃河，一部退甘肅，一步退庫倫，大同西北軍亦向西退却。閻錫山十五日電告：已令各軍由渾源、偏關、天鎮三路猛攻，冀斷京綏路西北軍歸路。吳俊陞則派穆春任中路，萬福麟任東路，汲金純任西路，進攻沽源，大概此路西北軍亦必在撤退之中。聞吳佩孚十六日電平涼張兆鈺（按，平涼在甘肅東部，張兆鈺時任隴東鎮守使，吳已任其為甘肅軍務督辦，又任隴南鎮守使孔繁錦為甘肅省長。那時鎮守使的職位等於以後的地區警備司令。）希會甘軍，集中皋蘭（蘭州、甘肅省會。）逐西北軍出境。另由馬福祥電諸馬，出兵寧夏，阻馮軍西退。蓋今日奉、直聯軍，固以會師張垣（張家口）為目的，而不願西北軍退守綏遠、甘肅也。

「十五年八月下旬，國民軍退守平地泉、綏

遠、包頭。而宣化、張家口、大同、豐鎮，均在所謂討赤聯軍之手。初，直軍王為蔚部十八日佔宣化，奉、魯聯軍亦繼至。直軍報告十九日下午入張家口，奉軍則謂二十日晨進佔張垣（張家口）。實則西北軍大隊早於十六日由張家口撤退，輜重無大損失。晉軍十九日克大同車站及懷仁，進攻豐鎮，奉軍第九、第十兩軍亦沿鐵路前進會師。閻錫山二十二日電告：傅師盧旅二十一日攻克豐鎮。西北軍既失豐鎮，遂至平地泉。按平地泉在豐鎮西北一百五十里，為聯軍再進攻，擬退卓資山扼守。又一說，則謂西北軍以平地泉、綏遠、包頭為三道防線，討赤聯軍是否再行進攻，則不得而知矣。

「八月二十六日，晉軍攻克平地泉。閻錫山發電請奉、魯聯軍不必再進，西北軍事晉軍足以及之。又二十九日電告：晉軍克平地泉後，追擊隊二十八日克卓資山，進逼綏遠。但奉、直聯軍開幹部會議，追擊西北軍，決以包頭為止。包頭以西交閻錫山、劉鎮華（按，劉鎮華當時奉吳佩孚命令，正在率領大軍圍攻西安。）辦理。雙方所爭，綏遠地盤。蓋奉方除湯玉麟任熱河都統外，已任高維嶽為察哈爾都統，三特區已佔其二，豈容放棄綏遠。而閻錫山本有任商震為綏遠都統以固門戶之意，所以電阻奉、魯軍之西進。張學良、韓麟春，三十一日晨偕高維嶽赴張家口，將再赴大同、豐鎮。而察哈爾屬之各官，奉、直又均有委派。京兆尹（按，等於北伐以後的北平市長。但市長只轄市區，京兆尹則轄北京附近各縣。）李垣，則又向齊燮元索還京西涿州、房山、

良鄉、固安四縣收稅各權，保（定）、大（名）之軍民政權亦有問題。」

### 大公報論時局責任

南口戰役之後，天津大公報曾連續發表社論，對於時局及有關各方之得失責任，作了相當中肯的論列，茲錄誌如下：

其一、「錯綜複雜之時局」（國聞週報第三卷第二十二期轉載。）

「夫今之健者，無過吳、張，吾人鑑往察來，敢斷言茲二人者瞬息將成為過去之人物。蓋張氏擁三省之地，挾外交隱援，環境之佳，并世無兩。而彼昧於政治，倨傲輕才，抱武力萬能之迷信。十四年變生肘腋，創鉅痛深。關內勢力，又以張宗昌、李景林橫暴之政，萬民失望，輿論椎心。內既不敢自信，外受人民厭惡，而不知悔。猜疑褊狹之心理，驕慢侮人之態度，又不足以縱橫掉闖。運用政治，則委屈求全，不敢與吳佩孚立異，殆勢所至。直、魯爭奪地盤，在在足以影響東三省之基本。」

「天下事能戰者乃能守，能進者乃能退。直、魯地盤既為勢所必爭，而以直、魯當局之人物，行事推之，在理又萬難自全。則張氏父子歛兵出關，劃境自守，而三省在日本窺伺之下，能否長保，尚不得知，當視其內部團結如何而定，發展成分少，保守成分多也。」

「西北實力，喘息已蘇。吳佩孚對國民軍仍欲一貫其繳械改編之主旨，而部下將不敢戰，兵不肯死，新軍頓兵不進，利用王維城、王為蔚不

陸，毅然免斬職，打破田、靳與東南及西北之結合，為奉系紓直、魯之憂，誠北方一大事。田、靳頓兵，非不欲而不能為戰，吳免斬職，對西北戰局，原來不能進行者，今亦未必有利。部下日益不安，吳佩孚自以為巧，吾人終覺非福也。吳乃迷信武力如張作霖者，使異己者威感不安，為吳氏計，詎非危道。自來任大事建大業者，固不能憑恃實力，削除異己。然吳氏所恃未必足恃，其言論、思想，無一不悖乎時代潮流與民衆心理，謂能成功，孰敢信之。吳、張相較，則張若失敗，猶可退守，吳若挫敗，絕難更起。今二者均有敗徵，取而代之者，東南（按、孫傳芳）、西北（按、馮玉祥），與廣東（國民革命軍）之新勢力也。

「今之後，土匪式之軍隊（張宗昌）必被驅除，投機政客必歸淘汰，此優勝劣敗之演進也。」

其二、「論國民軍之失敗與其責任問題」（國聞週報第三卷第三十七期轉載。）

「國民軍退守西北，由於吳先倒張，再聯張倒馮，并非親與仇也，而為爭權力也。馮氏領略此一道理，乃遁跡西北，暫先沉默，以圖異日之再起。反之，吳氏之心胸狹隘，如趙恒惕既肯退位，唐生智與湘人尚能相得，并且對國民政府也未肯表示十分親熱。而吳氏却見獵心喜，又去挑葉開鑫與唐生智開戰，故態復萌，本性不改，又種下多少失敗之因素。」

「山西十五年未見兵革，閻錫山之行政措施雖近於鄉愿，然彼手腕靈活，巧於應付，人民竟能安居樂業，倖免戰禍，其人智足多也。往日馮

、張均勢破裂，吳氏再起於江漢，閻氏衝二軍圍晉之際，乘人之危，一舉而驅強鄰。又值執政府之策士，昧於時勢，欲令閻氏倒馮立功，切斷京漢線，阻止吳軍北上，而以晉軍進駐京畿，別創新均勢之局。夫閻氏內懷忌畏馮軍，外為策士所惑，出兵石家莊，促成國民軍之敗。而閻之力又不足抗衡吳軍，卒使奉軍長驅直入，國民軍固不能立足於京師，執政府亦隨之瓦解矣。

「年來北方政局變化，以東南起兵肇其端，以山西參戰結其果，其間皆段政府策士為惑，而終成段政府之自殺。徒令久習和平之晉民，捲入漩渦，橫被閻禍，追原禍始，罪在段氏構煽與閻錫山之輕率也，能無太息乎。」

「國民軍退出北京，已有攻晉之心。故二、三軍殘部弓富魁、徐永昌、胡德輔等晉籍軍官，輾轉集合，以冀能倒閻回籍，償其素願，閻氏實被逼處此，欲罷不能。遂以截斷京綏交通之口實，出兵大同引發晉北大戰。吾人平心而論，閻氏乘人之危，誠乃賈禍之道。反之，國民一軍利用晉籍軍人與二、三軍之不良隊伍，攻城略地，擴拓勢力，使十五年來安居樂業之晉民遭遇浩劫，流離失所，其責任亦不可輕恕。」

「國民一軍之特長，在於有紀律，真愛民，故雖失敗，而謳歌想念者歷久彌多。惟其軍隊之精良，更不宜以善戰自炫，兵兇而戰危，無謂犧牲良可惜也。以一軍之士卒，果能穩健自重，長期休養，真足以模範國內，為對外戰爭萬一之備。不幸因將帥非人，激動天下之兵，一再苦戰，雖其勢力不致消滅，然為國家計，以最精良之軍隊

，作無謂之戰爭，真乃不愛國之至極。倘使一軍於京綏路完全得手之後，即行劃地而守，不再深入，則天下之人，儘可相諒之。然一軍乃計不出此，分道入關，欲盡收山西以養兵之地。被其引用者，且為弓富魁、徐永昌、胡德輔諸部，紀律訓練，遠遜一軍。是乃糜爛地方，人民被禍，而延緩吳、張之破裂。斯又一軍將領謀慮不密所致，吾人能無感慨乎？」

「溯國民一軍歷年來作戰之歷史，益覺實力犧牲之可惜。十三年倒曹之役，國民軍首下京、津，倘若一鼓作氣，長驅入鄂，則今日中國是何局面？十四年北倉之役，李景林狼狽逃魯，若能急追而下魯，則十五年之華北又是何等政局？蓋馮氏領導之錯誤，有以致之。」

「追論作戰之往事，皆為可戰而不戰，不可戰而必戰，將領宗旨不定，實乃兵士之災厄。且方其雄踞京師，大權在握，則一意提倡浮囂之風氣。而鹿氏任令不負責任之政客、黨人，以革命相號召，而手段不外乎僱傭工人，收買學生，鼓惑羣衆。其間三月十八日召開國民大會於天安門，甚且燒報館，圍府、院，借大刀隊為護符，而所為無一有價值之舉動。徒令市民側目，外人驚疑，赤化之名，其來有自。異己者遂得利用討赤之名以攻之，而馮氏苦心訓練之部隊，乃陷於不得不戰之境，而退處西北矣。」

「吾人每聞國民軍愛民守法之美談，為其犧牲而可惜。因其將領領導之偏頗，卒至分崩離析，實不勝其浩嘆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